儒宗理要

朱子卷九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人道類

文集

論仁說 論仁道包四德而貫四端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知而仁無不包。其發

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悌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

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論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有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

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胡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答蔡西山 論性與氣合之理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為氣之所為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為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為便致凶咎但旣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為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

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爲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諭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爲道心而欲據之以爲精一之地也

答黃道夫 論理氣形上形下之異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

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不審此而以魂魄鬼神解之則是指氣爲理而索性於形矣豈不誤哉所引禮運之言本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今乃一之亦不審之誤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眞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之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强使之然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

可不察

答廖子晦 論理氣聚散有無之異

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禀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欲盡其所得乎已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

答陳器之 論性具仁義禮智之理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才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

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便是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

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旣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

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此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吳仲玭 論聖賢言道之旨

蓋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有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張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今觀來諭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強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立意則或流於偏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平歛退

篤實之意。是固無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者。巳可疑矣。豈於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講耶。抑巳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

答李伯諫論存心養性之義

承喻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閒。凡日用閒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辯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巳。故見得其閒一種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巳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

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眞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

答林德久論盡心知性之說

以文勢觀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葢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

答何叔京論仁義孝悌之說

仁義二字未嘗相離今日事親以仁守身以義恐涉支離隔截爲病不細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此言孝悌乃推行仁道之本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但推行之本自此始耳爲字蓋推行之意今以對乃字立文恐未詳有子之意也程子曰論行仁則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此語甚盡

答蔡西山 論仁剛義柔之說

仁義之說固如來諭但於說卦六畫中安排則仁剛義柔不可易也仁柔義剛又別是一說不相參雜也程先生謂天地間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正是此

意。

答黄嵩卿論天地之性即我之性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自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

般玄妙道理雖若混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

答徐子融 論伊川性卽理之說

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

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閒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

答張南軒論程子類聚孔孟言仁處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

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逕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字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眞實見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爲愈也某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

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爲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爲言殊不類近世驚怪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

又答張南軒論程子言仁本末

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

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矣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

隙詳之

又答張欽夫 論仁有體用之分

仁說明白簡當非淺陋所及但言性而不及情又不言心貫性情之意似只以性對心若只以性對心卽下文所引孟子仁人心也與上文許多說話似若相戾又曰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愛之理得於內而其用形於外天地之間無一物之非吾仁矣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强爲之也蓋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皇皇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矣天理無蔽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則所謂愛之理者乃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後在非因廓

然大公而後有也以血脉貫通而後達非以血脉貫通而後存也今此數句有少差紊更乞詳之愛之之理便是仁若無天地萬物此理亦有虧欠於此識得仁體然後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用無不周者可得而言矣蓋此理本甚約今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說却鶻突了夫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正如此也更以復見天地之心之說觀之亦可見蓋一陽復處便是天地之心完全自足非有待於外也又如濂溪所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若如今說便只說得一般兩字而所謂自家意思者却如何見得耶又云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蓋謂視天下無一物不在我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不可蓋物自是物仁自是

心如何覩物爲心耶又云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强爲之也詳此蓋欲發明仁不待公而後有之意而語脉中失之要之覩天下無一物非仁與此句似皆剩語并乞詳之如何

又答張南軒 論天命人物之所同得

彪胡丈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爲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則其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不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

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絶於天而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正謂此耳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别爲一術以求至乎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爲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但自人而言非仁則

無自而立故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爲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深所未喻不知彪丈之意竟何如耳更細思之如有所得便中又望示敎

答徐元聘論人物氣稟之異

聞之人物之性本無不同而氣稟則不能無異耳程子所謂率性之爲道兼人物而言又云不獨人爾萬物皆然者以性之同然者而言也所謂人受天地之正氣與萬物不同又云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者以氣稟之異而已也故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熟味此言可見先生之

意豈若釋氏之云哉來諭云云胡子知言正如此說然性只是理恐難如此分裂只是隨氣質所賦之不同故或有所蔽而不能明耳理則初無二也至孟子說中所引乃因孟子之言只說人分上道理若子思之意則本兼人物而言之也性同氣異只此四字包含無限道理幸試思之若於此見得則於聖賢之言都無窒礙矣

答余方叔 論人爲最靈之義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

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才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

答馮作肅 論諸人言有得失之義

性情等說有已見叔京書者但所與嵩卿論者今議其得失於此嵩卿云理即性也不可言本此言得之但其下分別感有內外則有病作肅非之是也作肅又云性者自然理則必然而不可悖亂者此意亦近之但下云理不待性而後有必因性而後

著此則有大病蓋如此此則以性與理爲二也下云性者理之會却好理者性之通則又未然蓋理便是性之所有之理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而嵩卿失之於太無別作肅又失之於太分別所以各人只說得一邊也作肅云情本於性故與性爲對心則於斯二者有所知覺而能爲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此數句却好但必以不動爲心則又非矣若心本不動則孟子又何必四十而後不動心乎須知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則知三者之說矣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與其他說話不同試玩味之則知所言

叔器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爲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上是下不是可學

或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植

性命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氣也㝢

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耒熹

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罕言性。 德明

天下無無性之物。葢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 若海

或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是也。又問人之習爲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 大雅

先生答黃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註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

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 僩

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 夔孫

問人則能推物則不能推曰謂物無此理不得只是氣昏一似都無了 夔孫

子晦問人物清明昏濁之殊德輔因問堯舜之氣常清明冲和

何以生丹朱商均。曰氣偶然如此。如瞽瞍生舜是也。某曰。瞽瞍之氣有時而清明。堯舜之氣無時而昏濁。先生答之不詳。次日廖再問。恐是天地之氣一時如此。曰天地之氣與物相通。只借從人軀殼裏過來。德輔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銖

問曾見答余方叔書。以爲枯槁有理。不知枯槁瓦礫如何有理。

曰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爲附子附子不可爲大黃節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街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麽木則是甚麽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賀孫

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蠟梅皆然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開得一日畢竟冬時其氣貞固故難得謝若春夏間才發便發盡了故不能

氣質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着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

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向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 個

問孔子已說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如何人尚未知性到孟子方才說出到周先生方說得盡曰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曾了孟子說得粗說得疎略孟子不能推原原頭不曾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義剛

孟子未嘗說氣質之性程子論性所以有功於名教者以其發明氣質之性也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釋矣退之言性亦好亦不知氣質之性耳人傑

亞夫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於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

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蚤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

人說這道理諉之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强理弱譬如大禮赦文一時將稅都放了相似有那村知縣硬自捉縛須要他納緣被他近了更自叫上面不應便見得那氣粗而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時舉栒錄云問天地之性既善則氣禀之性如何不善曰理固無不善才賦於氣質便有清濁偏正剛柔緩急之不同蓋氣强而理弱理管攝他不得如父子本是一氣子乃父所生父賢而子不肖父也管他不得又如君臣同心一體臣乃君所命上欲行而下沮格上之

人亦不能一一去督責得他

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爲聖爲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其氣之濁者爲愚爲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在至汙濁處然其所稟亦間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曰仁獸曰義獸是也儒用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遜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水

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閎祖

或問：人稟天地五行之氣，然父母所生，與是氣相值而然否？曰：便是這氣須從人身上過來。今以五行枝幹推算人命，與夫地理家推擇山林向背，皆是此理。然又有異處，如磁窰中器物，聞說千百件中，或有一件紅色大段好者，此是異稟。惟人亦然。瞽鯀之生舜禹，亦猶是也。人傑

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

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淳

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木之

或問亡之命矣夫此命是天理本然之命否曰此只是氣稟之命富貴死生禍福貧賤皆稟之氣而不可移易者祖道曰不

知命無以為君子與五十知天命兩命字如何曰不知命亦是氣稟之命知天命却是聖人知其性中四端之所自來如人看水一般常人但見為水流聖人便知得水之發源處祖道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其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定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

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興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底人所爲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决去無疑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

個

問前日嘗說鄙夫富貴事今云富貴貧賤是前定如何曰恁地時節氣亦自別後世氣運漸乖如古封建畢竟是好人在上到春秋乃生許多逆賊今儒者多歎息封建不行然行着亦

可慮且如天子必是天生聖哲爲之後世如秦始皇在上乃大無道人如漢高祖乃崛起田野此豈不是氣運顛倒問此是天命否曰是可學

心意才情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爲耶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淳

所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節

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節

問五行在人為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

曰心屬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僴

人多先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才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即心之理情即性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情性底總腦教人知得箇道理存着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箇心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恐不能無病便似性外別有一箇知覺了

情以理言情乃發用處心即管攝性情者也故程子曰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此言性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言情也端蒙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寓

問意志曰横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卓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

侵。升卿

問情與才何別。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陌。才是會恁地去做底。且如惻隱有懇切者。有不懇切者。是則才之有不同。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爲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禀於天。才禀於氣。是也。只有性是一定。情與心與才。便合着氣了。心本未嘗不同。隨人生得來便別了。情則可以善。可以惡。又曰。要見得分曉。但看明道云。其體則

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易心也道性也神情也此天地之心性情也砥

氣是敢做底才是能做底德明

仁義禮智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己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月令載中央土以此人傑

常言仁義禮智而以手指畫扇中心曰只是一箇道理分爲兩箇又橫畫一畫曰兩箇分爲四箇又以手指逐一指所分爲

四箇處曰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底苗 節

今日要識得仁之意思是如何聖賢說仁處最多那邊如彼說這邊如此說文義各不同看得箇意思定了將聖賢星散說體看處處皆是這意思初不相背始得集注說愛之理心之德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人之所以為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要識仁之意思是一箇渾然溫和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已上看有這意思是如何纔有

這意思便自恁地好便不恁地乾燥將此意看聖賢許多說
仁處都只是這意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克去己私以復於禮
自然都是這意思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有這箇
渾全流行物事此意思纔無私意間隔便自見得人與己一
物與己一公道自流行須是如此看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
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今却是
這箇未曾理會得如何說要做工夫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則
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上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恰似有一
箇小小底仁有一箇大大底仁偏言則一事是小小底仁只
做得仁之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禮義

智底若如此說是有兩樣仁不知仁只是一箇雖是偏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雖是專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致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時已包得夏長秋成冬藏意思在曰春是生物之時到夏秋冬也只是這氣流注去但春則是方始生榮意思到夏秋便是結果定了是這生意到後只漸老了賀孫曰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賀孫

百行萬善固是都合着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仁所以孔孟只敎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方子

無私以間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一些子礙便成兩截須是打併了障塞便滔滔地去　從周

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　道夫

義字如一橫劒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君子義以爲質義以爲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是此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

問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　銖

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　道夫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熹

知行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陽祖

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旣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公謹

汪德輔問須是先知然後行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掄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德明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賀孫

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廣

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安頓放那空處。都不理會。浮生浪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底事。不知如何理會得箇恁少。看他自是甘於無知了。既要理會。也須理會取透。莫要半青半黃。下梢都不濟事。道夫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個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是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頭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銖

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竪看儘入深儘有在士毅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然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云云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端蒙〕

大着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濶四方八面都見〔方子〕

理會道理到衆說紛然處却好定着精神看一看〔驤〕

看理到快活田地則前頭自磊落地去〔淳〕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

便是見他實理未透。道夫

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如釋氏亦設教。其徒他豈道自不是。只是不曾見得到。但有虛。而不知虛中有理存焉。此大學所以貴窮理也。賀孫

朱子卷九終

朱子卷十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禮樂類

文集

乞脩三禮劄子

乞脩三禮以備制作 寧宗初政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

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究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略有端序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叅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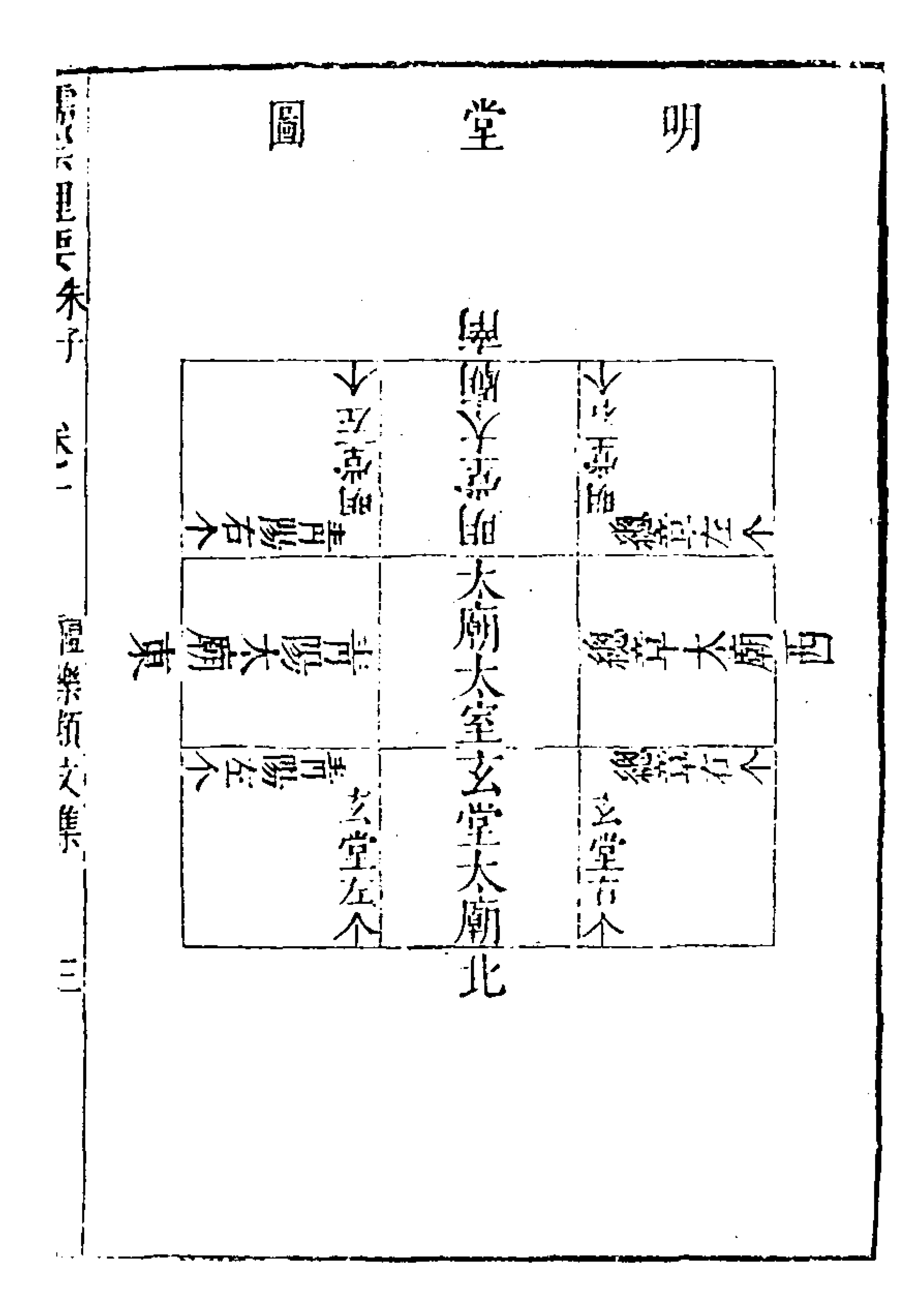
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同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係御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

明堂說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

明堂太廟、南之東爲明堂左个、南之西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爲總章左个、西之北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爲玄堂右个、北之西爲玄堂左个、中是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明堂圖



南
明堂太廟
明堂左个
明堂右个
青陽右个
青陽太廟
青陽左个
東
太廟太室
總章左个
總章太廟
總章右个
西
玄堂左个
玄堂太廟
玄堂右个
北

禘祫議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顏師古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爲韶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註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爲祧周爲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

昭穆常爲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於昭之宗曾祖遷於昭之二新入廟者祔於昭之上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爲昭則祔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爲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於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爲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廟則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爲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爲祖也主祭者沒則祔於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放此凡毀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變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註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鄭氏曰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后稷爲太祖不窋爲昭鞠爲穆以下十二世至大王復爲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爲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爲穆十五世至武王又爲昭故書稱文王爲穆考詩稱武王爲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郕霍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爲尊卑也。三代之制其詳

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考周制先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爲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別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壓祖考而不得自爲一

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歎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具見於陸氏之文者爲可攷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爲都宮而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於七廟之室而爲祠於佛老之側不爲木主而爲之像不爲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

謬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至當之論哉

韋元成等王者五廟圖

北

太祖

昭 昭

穆 穆

東 西

都宮

南

廟制圖

北

寢

庭

廟

庭

增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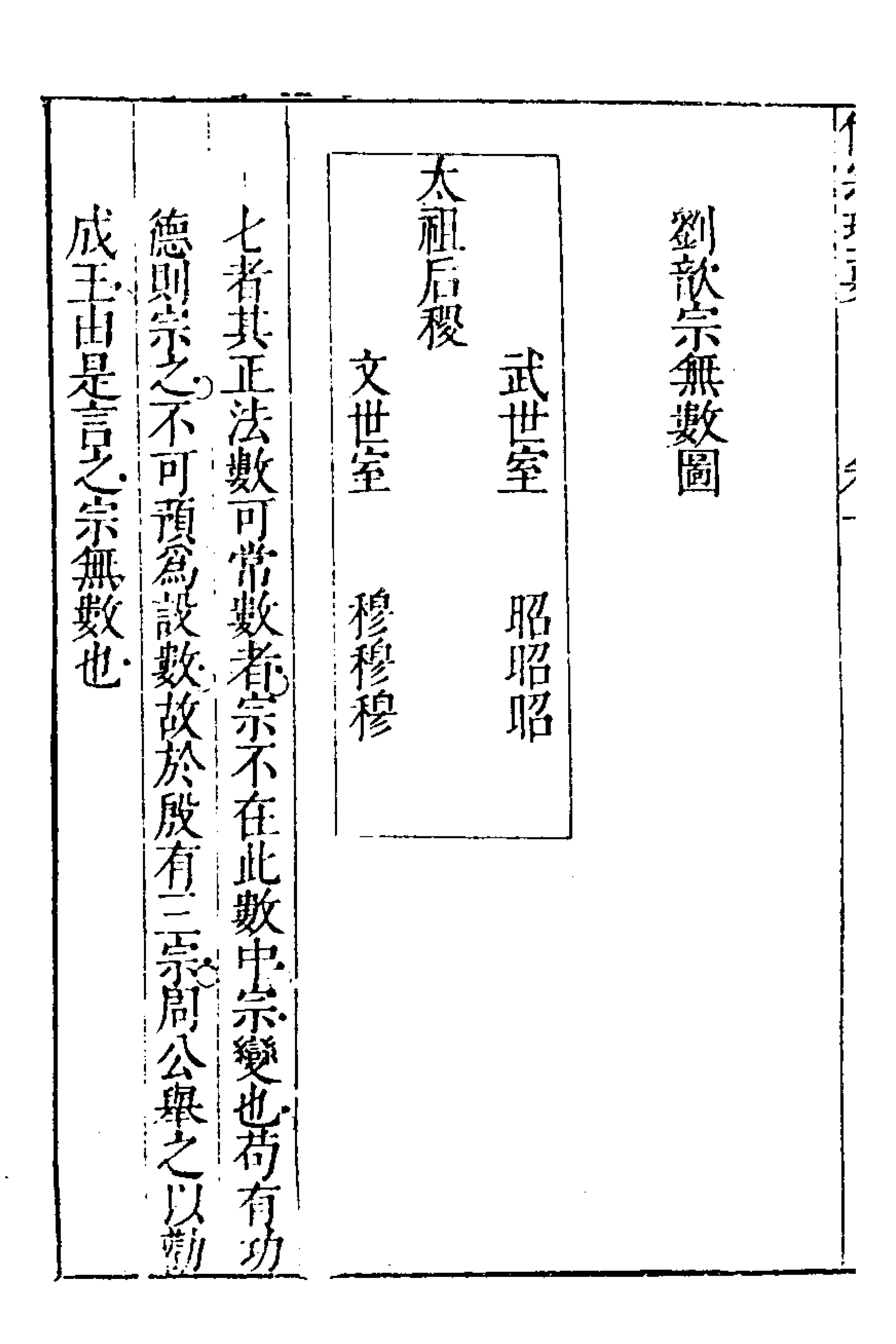
南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毁毁廟之主藏乎太廟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毁廟與未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

韋元成等周廟圖

太祖后稷	昭武王世室	昭昭
	穆文王世室	穆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已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周世數圖

后稷

不窋	公劉	皇僕	毀隃	高圉	公叔	王季	武	康	穆	懿	夷	宣
鞠	慶節	差弗	公非	亞圉	太王	文王	成	昭	共	孝	厲	幽

周七廟圖

稷 高圉以上藏主	稷 亞圉以上藏主	稷 公叔以上藏主
公叔 王季 亞圉 古公	公叔 王季 太王 文王	王季 武王 太王 文王
文王時	武王時	成王時

周九廟圖

劉歆說

稷	稷 公非以上藏主	稷 高圉以上藏主
	高圉 公叔 王季 亞圉 太王 文王	公叔 王季 武王 亞圉 太王 文王
	武王時	成王時

稷太王以上藏主　稷王季以上藏主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文世室　武世室　文世室　武世室　文成　武康　文成　武康　文成昭　武康穆　文成昭　武康穆　文成昭共　武康穆懿

王季文王　武　文　武　成　康　成　康　昭　穆　昭　穆　共　懿　共　懿　孝　夷　孝

武王成王　康　成　康　昭　穆　昭　穆　共　懿　共　懿　孝　夷　孝　夷　厲　宣　厲

康王時　昭王時　穆王時　共王時　懿王時　孝王時　夷王時　厲王時　宣王時　幽王時

稷亞圉以上藏主　稷公叔以上藏主　稷太王以上藏主　稷王季以上藏主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文世室　武世室　文世室　武　文成　武康　文成　武康　文成昭　武康穆　文成昭

公叔　太王　王季　太王　王季　文王　武　文　武　成　康　成　康　昭　穆　昭　穆　共　懿　共

王季　文王　武王　文王　武　成　康　成　康　昭　穆　昭　穆　共　懿　共　懿　孝　夷　孝

武王　成王　康王　成王　康　昭　穆　昭　穆　共　懿　共　懿　孝　夷　孝　夷　厲　宣　厲

康王時　昭王時　穆王時　共王時　懿王時　孝王時　夷王時　厲王時　宣王時　幽王時

韋元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爲是今亦未能決其是非
姑兩存之至於遷毁之序則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假令新死者
當祔昭廟則毁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於
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於祖之故廟即當祔於穆者其序亦
然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
故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爲之祭以告新舊之
神也今以周室世次爲圖如右所謂高祖以上親盡當毁虞之
明日祔於祖父者也元豐議禮何洵直張璪以此爲說而陸佃
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
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

上也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墠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爲墠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爲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爲昭皇考考廟與右祧爲穆如曰武王之世武王爲昭文王爲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爲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鄉南鄉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爲昭哉壇墠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爲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墠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墠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墠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況昭穆之

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爲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爲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即爲王考謂之穆即謂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爲之動則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於其未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爲穆今合堂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爲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爲昭乙宜爲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爲右穆乙爲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爲序

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爲昭而子爲穆則太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爲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易不定而徒爲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矣子孫之序如佃所駮得無眞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北方爲上或以南方爲上未必以左爲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祫之位乎

周大禘圖

太祖南鄉

嚳東鄉

戶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周大祫圖

不窋至宣王爲昭皆南鄉

太祖后稷東鄉

鞠至幽王爲穆皆北鄉

春秋傳曰祫祭者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周時祫圖

稷東鄉
公叔
王季南鄉
大王北鄉
武王南鄉
王季

文王時

稷東鄉
公叔
王季南鄉
大王
文王北鄉
武王南鄉
康王

武王時

稷東鄉
武王
王季南鄉
大王
文王北鄉
成王
康王
武王南鄉

成王時

稷東鄉

北鄉 文王 成王

康王時

稷東鄉

北鄉 文王 成王

昭王時

稷東鄉

北鄉 文王 成王 昭王

穆王時

稷東鄉

南鄉 武王 康王 穆王

北鄉 文王 成王 昭王

共王時

稷東鄉

南鄉 武王 康王 穆王

北鄉 文王 成王 昭王 共王

懿王時

稷東鄉

南鄉 武王 康王 穆王 懿王

北鄉 文王 成王 昭王 共王

孝王時

昭穆之不為尊卑說已前見其大祫則始封以下以次相承亦無差舛故張璪以為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祫不兼毀廟之主則有無昭而穆獨為尊之時若兩世室之主則文常為穆而武常為昭也故陸佃以為毀廟之主有不皆祫之時難之而未見璪之所以對也予竊以為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

季之處也文王之爲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爲尊哉作此圖以見之

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

五峰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于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爲明帝固不得爲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況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

固禮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褻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

廟制議狀

論僖祖之廟不當遷 寧宗初政

時孝宗當祔廟禮官初請祧宣祖而祔孝宗繼復有請併祧僖宣二祖而正太祖祫享東鄉之位有旨集議先生遂上此狀

竊詳羣議其說雖多而揆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者惟有子孫祧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主下藏於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室者僖祖之西夾室也故順翼二祖之主藏焉而無不順之疑今既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夾室者乃太祖之夾室自太祖

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夾殿也子孫坐於正殿而以夾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享則又欲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焉則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坐之背前孫後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則不惟喪事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亦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爲尊祖而實卑之又當祫之時羣廟之主祫於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反復尋繹皆不可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

以然者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將暫東鄉之故而爲此紛紛不復顧慮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常若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不知朝廷方此多事之際亦何急而爲此也今亦無論其他但以太祖皇帝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

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旣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異於太祖生存之時乃為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且議者之所以必為此說者無他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為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若以此言則后稷本封於邰而不窋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為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況周人雖以后稷為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

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羣廟則亦不待東鄉於祫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之制亦未能如古姑以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祖爲昭翼祖爲穆宣祖爲昭而藏其祧主於西夾室太祖爲穆擬周之文王爲祖而祭於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爲昭擬周之武王爲宗而祭於太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眞宗爲穆其祧主亦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爲昭爲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爲世室如太宗之制英宗爲穆藏主如眞宗之制神宗爲昭祭第五室哲宗爲穆祭第六室徽宗爲昭祭第七室欽宗爲穆祭第八室高

宗爲昭祭第九室孝宗爲穆祔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爲宗爲
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鄉如故而自順祖
以下至於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爲安而於禮爲順矣至於古
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異時興復之後還反舊都則
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
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葢尊太祖以東鄉
者義也奉僖祖以東鄉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
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詘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
孰若詘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
以祖詘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

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詘之祭常少。亦中事情。故其於此常有感焉。竊獨以為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鄉之。為順易而無事也。某孤陋寡聞。所見如此。昨日適以衰病不及預議。伏念宗廟事重。不敢緘默。須至申聞者。

面奏劄子 再論僖祖之廟不當遷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為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寖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為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為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

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等以爲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爲太祖受命立極，當爲始祖，而祫享東鄉，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海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爲功德，蓋不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鄉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爲人，雖不若光等

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而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己以即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爲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日之來適逢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祗赴謹已略具劄見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并畫成圖本兼論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爲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止成八世之說尤爲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欲乞宣問詳賜覽覩并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

別定廟議圖說追論僖廟不當遷之義

紹熙甲寅某月。詔以孝宗祔廟。當議宗廟迭毁之次。禮部侍郎許及之。太常少卿曾三復等。相與上議。請遷僖祖宣祖。而奉太祖居第一室。祫享則正東鄉之位。有詔恭依。且令復議二祖祧主奉安之所。時熹始赴經筵供職。亦嘗預議。屬以病不能赴。遂以議狀申省。并考古今。畫成圖樣。其說甚備。而廟堂持之不上。獨奏禮官及諸從臣所論。請為別廟以奉四祖。又詔恭依。遂即毁撤僖祖宣祖廟室。熹見諸公爭之甚力。而右相趙汝愚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為然。給舍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其語頗達上聽。某月某日。忽有旨宣召熹赴內殿奏事。熹

因節略狀文及為劄子畫圖貼說以進上覽之良以為然且諭熹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時不曾遷孝宗時又不曾遷太上皇帝時又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熹因奏曰此事義理甚明而聖意又已見得如此其不當遷無可疑者前日集議雖已施行而臣申省議狀獨未得經聖覽不曾降出即今來劄子却乞降出再令臣寮集議必有定論退見臺諫謝深甫張叔椿亦皆以熹說為然而謝獨甚悔前日合議之失其後不久熹即罷歸而所議遂不復有所施行後却聞臺諫後省亦嘗互入文字乞降出熹前所議而亦不知後來竟作如何收殺也然當日議狀奏劄出於匆匆不曾分別始祖世室親廟三者之異故其為說易

致混亂而反疑前日之誤故今特備著之而別定兩圖以見區區之本意云

答陸子壽論遷廟祔主之義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

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爲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爲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

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邪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書謂文王爲穆考詩謂武王爲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酆郇爲文之昭邘晉應韓爲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而可變哉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遞遷主穆祔廟則二昭遞遷爾（此非今者所論之急但設言之以見來說考之未精類此）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祔於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此則爲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

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熹於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吳晦叔 論廟必東鄉之非

文叔出示近與諸公更定祭儀其間少有疑輙以請教竊與諸公評之廟必東鄉此一句便可疑古人廟堂南鄉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鄉 室西南隅為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鄉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鄉致敬試取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等篇讀之即可見矣今通典開元禮釋奠儀猶於堂上西壁下設先聖東鄉之位故三獻官皆西鄉彷彿古制今神位南鄉而獻官猶西鄉失之矣凡

廟皆南鄉而主皆東鄉惟祫祭之時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舊東鄉而羣昭南鄉羣穆北鄉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鄉之位者爲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羣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鄉矣廟則初不東鄉也至朱公掞錄二先生語始有廟必東鄉之說恐考之未詳或記錄之誤也且禮左宗廟則廟已在所居之東南禮家謂當面巳丙上若又東鄉則正背却中庭門道於人情亦不順矣故疑語錄恐是錯東字然其後又言太祖東鄉則廟當南鄉而列主如祫祭之位唐禮閣新儀祭圖設位曾祖在西壁下東鄉祖北壁下南鄉父阼階上北鄉又恐於今人情或不相稱抵牾如此似難盡從又考其說與後來伊川所定祭儀主式

亦不相合。伊川以四仲月祭而此錄秋用重陽非仲 伊川作主粉涂書屬稱而此云刻牌子 疑亦當時草創未定之論。此皆諸錄之誤也。又今儀冬至祭始祖。并及祧廟之主。夫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廟。此伊川之所義起也。蓋取諸天時。參以物象。其義精矣。今不能行則已。如其行之。而又不盡更以己意。竄易舊文。失先賢義起精微之意。愚意以爲殆不若不行之爲愈也。此則新儀之誤矣。其餘小小節文未備處。未暇一一整頓。只此兩大節目。似不可不正。試與諸公議之。如何如何。

山陵議 謂宜擇吉土以安神穴

右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厚澤。浸潤

生民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後昆永永無極而因山之役累月於茲議論紛紜訖無定說臣嘗竊究其所以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求術士必取國音坐丙向壬之穴而不博訪名山是以粗略苟簡唯欲祔於紹興諸陵之旁不惟未必得其形勢之善若其穴中水泉之害地面浮淺之虞雖明知之亦不暇顧羣臣議者又多不習此等猥賤之末術所以不能堅決剖判致煩明詔博訪在廷臣實痛之其敢無辭以對蓋臣聞之葬之爲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

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决之不吉則更擇而再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絶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挻災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爲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詔之所詢者其得失大槩已可

見矣若夫臺史之說謬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即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鄉南葢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鄉北反背陽而鄉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全不論此而直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塚宅鄉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今乃以為

祖宗以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則姑亦無問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質之則其繆不攻而自破矣蓋自永安遷奉以來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間國統再絕靖康之變宗社爲墟高宗中興匹馬南渡壽皇復自旁支入繼大統至於思陵亦用其法而壽皇倦勤之後旋卽升遐太上違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莊文魏邸相繼薨謝若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則國音之說自爲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爲福不從未必爲禍矣何爲信之若是其篤而守之若是其嚴哉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鄉北固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臺史之言進退無據類皆

如此試加詰問使之置對必無辭以自解矣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覩不敢輕議然趙彥逾固謂舊定神穴土肉淺薄開深五尺下有水石難以安建矣而荆大聲者乃謂新定東頭之穴比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即無水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反復計度新穴比之舊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新穴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則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耶且大聲既知有此無水吉穴當時便當指定何故却定土肉淺薄下有水石之處以爲神穴直至今日前說漏露無地可葬然後乃言之耶其反覆繆妄小人常態雖若不足深責然

其惑心乃欲奉壽皇梓宮置之水中而略不顧忌則其罔上迷國大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脫使其言別有曲折然一坂之地其廣幾何而紹熙聖獻皇后已用之矣徽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高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計其地氣已發洩而無餘行圍巡路下宮之屬又有迫狹之甚不可移減今但就其空處即以為穴東西趲那或遠或近初無定論蓋地理之法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使醫者之施砭艾皆如今日臺史之定宅兆則攻一穴而徧身皆創矣足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別無可求則亦無可奈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為近甸三二百里豈無一處可備選擇而獨遷就偪仄於此數步之

聞耶政使必欲求得離山坐南鄉北之地亦當且先泛求壯厚高平可葬之處然後擇其合於此法者況其謬妄不經之說初不足信也耶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葢富陽乃孫氏所居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邃密而臣未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未敢斷其必爲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見聞者逆推其未見未聞安知其不更有佳處萬萬於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偏信臺史之言固執紹興之說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出於江西福建者爲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粗知梗槩大略平穩優於一二臺史者

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斥去荆大聲寘之於法即日行下兩浙帥臣監司疾速捜訪量支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然後遣官按行命使覆按不拘官品但取通曉地理之人參互考較擇一最吉之處以奉聖皇神靈萬世之安雖已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體重不容茍簡其孫逢吉所謂少寛日月别求吉兆爲上此十字者實爲至論惟陛下采而用之庶幾有以少慰天下臣子之心用爲國家祈天永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曉術數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聖聽自速譏誚葢誠不忍以壽皇聖體之重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爲陛下言之譬如鄉鄰親舊之間

有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必至於此而不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爲不忠不信之人而况臣子之於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默默無言哉惟陛下詳賜省察斷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萬幸

家禮序

凡禮有本有文其所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綱紀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

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者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聲律辨

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

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别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爲黄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鍾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黄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蓋黄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者也正如子時

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共兩日之間卽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嘗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之爲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盖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爲宮當配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迹其所以盖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旣不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爲可包四者則不

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爲發生之性水爲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爲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予此然後快於其心哉

律呂新書序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寖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

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傅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

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管括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

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頓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爲能知己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管絃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答陳安卿 論分定正聲子聲之說

所論律呂恐看得未子細須作一圖子分定十二律之位却於中間定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位當心用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却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別正聲子聲則

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葢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鍾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鍾半寸是也）一均之內以宮聲爲主其律當最長其商角徵羽之律若短即用正聲或有長者則只可折半用子聲此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法也十二律既有正聲又皆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黃鍾大呂太簇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若以中呂爲宮則黃鍾爲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蕤賓爲宮則大呂爲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林鍾爲宮則太簇爲徵而當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矣試用此推之當自曉得不然只須面論乃可通也

答廖子晦論定律候氣之義

律呂之說今有新書并辨證各一冊及鄉時所撰序一篇并往可細考之嘗得其說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爲宮而生四律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羽林鍾爲徵南呂爲角是黃鍾一均之聲也若林鍾爲宮則南呂爲商應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是林鍾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黃鍾定爲宮太簇定爲商姑洗定爲羽林鍾定爲徵南呂定爲角也但黃大太夾姑中蕤林夷南無應爲十二律長短之次宮商角徵羽爲五聲長短之次黃鍾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十二律名今俗樂亦用之合

字即是黃鍾但其律差高耳筆談言之甚詳可呼俗工問之自林鍾之宮而生太簇之祉則林鍾六寸而太簇八寸祉反長於宮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雖當爲林鍾上生太簇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爲宮下生祉而得太簇半律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太簇半律四寸之祉而生南呂五寸有奇之商則於律雖本爲下生而於聲反爲上生矣自南呂五寸有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則於律雖本爲上生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爲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應鍾四寸有奇之角則於律雖爲下生而於聲反爲上生矣其餘十律皆然孔疏蓋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

存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即此半聲是也變宮變祉始見於國語注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鍾爲宮則第六變得應鍾爲變宮第七變得蕤賓爲變祉如林鍾爲宮則第六變得蕤賓爲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爲變祉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爲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蓋每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也新書此說甚詳候氣之說其中亦已論之蓋埋管雖相近而其管之長短入地深淺有不同故氣之應有先後耳非以方位而爲先後也

文集終

語錄

禮論

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爲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箇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箇碩果不食之理。必大

古甚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脩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於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并考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

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周禮歲時屬民讀法其當時所
讀者不知云何今若將孝悌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歲或
三月一次或於城市或於鄉村聚民而讀之就爲解說令其
通曉及所在立粉壁書寫亦須有益必大
古禮於今實難行嘗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番令
人甦醒必不一一盡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義剛
古禮難行後世苟有作者必須酌古今之宜若是古人如此繁
縟如何教今人要行得古人上下習熟不待家至戶曉皆如
飢食而渴飲略不見其爲難本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說禮都
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

具並存耳聞日見無非是禮所謂三千三百者較然可知故於此論說其義皆有據依若是如今古禮散失百無一二存者如何懸空於上面說義是說得甚麽義須是且將散失諸禮錯綜參考令節文度數一一着實方可推明其義若錯綜得實其義亦不待說而自明矣 賀孫

胡兄問禮曰禮時爲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於今也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蘇子由古史說忠質文處亦有此意只是發

揮不出首尾不相照應不知文字何故如此其說云自夏商周以來人情日趨於文其終卻云今須復行夏商之質乃可夫人情既日趨於文矣安能復行夏商之質乎其意本欲如先進之說但辭不足以達之耳　側

今日百事無人理會姑以禮言之古禮既莫之考至於後世之沿革因襲者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矣非止浸失其意以至名物度數亦莫有曉者差舛訛謬不堪着眼三代之禮今固難以盡見其略幸散見於他書如儀禮十七篇多是士禮邦國人君者僅存一二遭秦人焚滅之後至河間獻王始得邦國禮五十八篇獻之惜乎不行至唐此書尚在諸儒註疏猶

時有引爲說者及後來無人說着則書亡矣豈不大可惜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脩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爲之本朝脩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脩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略牴牾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寶禮 僩

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爲商禮此便是沒理會處 必大

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間禮樂不廢有考禮者說得亦自好 義剛

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漢時如甚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

不能行亦須是立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

問五禮新儀曰古人於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周回於其間自然使人有感他處後世安得如此可學

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略改動五禮新儀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如禱山川者又只開元禮內有方子

呂與叔集諸家之說補儀禮以儀禮爲骨方子

楊通老問禮書曰看禮書見古人極有精密處事無微細各各有義理然又須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人意思出若自家工夫未到只見得度數文爲之末如此豈能識得深意如將一碗乾硬的飯來喫有甚滋味若白地將自家所見揣摸他本

來意思不如此也不濟事兼自家工夫未到只去理會這箇下梢溺於氣數一齊都昏倒了如今度得未可盡曉其意且要識得大綱賀孫

祭法

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着賀孫

如今郊禮合祭天地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不要如此也自還

有方澤之祭但周禮其他處又都不說亦未可曉木之

問先朝南北郊之辨曰如禮說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謂用牲於郊牛二及社於新邑此其明驗也故本朝後來亦嘗分南北郊至徽宗時又不知何故却合爲一又曰但周禮亦只是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說祭社便是又問周禮大司樂冬至奏樂於圜丘以禮天夏至奏樂於方丘以禮地曰周禮中止有此說更有禮大神享大鬼祭大祇之說餘皆無明文廣

昭穆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中間始祖太廟門鄕南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於后稷始祖廟之夾室自成

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於昭穆之首廟。至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爲穆之首廟。武王爲昭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

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爲主。其他儀則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若溫公書儀所說堂室等處。貧家自無許多所在。如何要行得。據某看來。苟有作者興禮樂。必有簡而易行之理。賀孫

古禮於今實是難行。當祭之時。獻神處少。只祝酌奠。卒祝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獻尸。尸又酢主人。主人酢主婦。酢祝及

佐食宰贊衆賓等交相勸酬甚繁且久所以季氏之祭至於繼之以燭竊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溫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爲閒辭多長篇浩瀚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脩祭儀只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淳

堯卿問始祖之祭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僭遂不敢祭古者諸侯只得祭始封之君以上不敢祭大夫有大功則請於天子得祭其高祖然亦止得祭一番常時不敢祭程先生亦云人必祭高祖只是有疎數耳又問今士

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如今祭四代已爲僭、古者官師亦只得祭二代、若是始基之祖、莫亦只存得墓祭。義剛

古命士得立家廟、家廟之制、內立寢廟、中立正廟、外立門、四面牆圍之、非命士止祭於堂上、只祭考妣、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祭有豐殺疎數之不同、廟鄉南坐皆東鄉、伊川於此不審、乃云廟皆東鄉、祖先位面東、其制非是、古人所以廟面東鄉坐者、蓋戶在東牖在西、坐於一邊、乃是奧處也。

楊

墓祭非古、雖周禮有墓人爲尸之文、或是初間祭后土、亦未可

如但今風俗皆然亦無大害國家亦未免十月上陵 淳

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 賀孫

冠昏

欽夫嘗定諸禮可行者乃除冠禮不載問之云難行某答之云古禮惟冠禮最易行如昏禮須兩家皆好禮方得行喪禮臨時哀痛中少有心力及之祭禮則終獻之儀煩多長久皆是難行看冠禮比他禮却最易行 賀孫

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時舉

問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曰婦旣歸姑與之爲禮喜於家事之有承替也姑反置酒一分以勸飲婦姑坐客位而婦坐主位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因論今之士大夫多是死於慾曰古人法度好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老則一齊老了都無許多患楊

問程氏昏儀與溫公儀如何曰互有得失曰當以何爲主曰迎婦以前溫公底是婦入門以後程儀是溫公儀親迎只拜妻之父兩拜便受婦以行却是程儀偏見妻之黨則不是溫公儀入門便廟見不是程儀未廟見却是大祭只此兩條以此爲準去子細看曰廟見當以何日曰古人三月而後見曰何

必待三月。曰未知得婦人性行何如。三月之久則婦儀亦熟。方成婦矣。然今也不能到三月。只做箇節次如此。曰古人納采後又納吉。若卜不吉則如何。曰便休也。曰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難行否。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曰溫公用鹿皮如何。曰大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沒緊要。曰溫公婦見舅姑及舅姑享婦儀是否。曰亦是古人有此禮。淳

叔器問昏禮溫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爲妻者齊也。當齊拜。何者爲是。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爲禮皆俠拜。每拜以二爲禮。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

冠禮雖見母母亦俠拜

喪禮

問天下事易至於安常習故如何曰且如今人爲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爲所養父母斬衰三年以理觀之自是不安然聖人有箇存亡繼絕底道理又不容不安且如濮安懿王事當時皆以司馬公爲是今則濮安懿王下却有主祀朝廷却未嘗正其號卓

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揚

嫡孫承重庶孫是長亦不承揚

或問親死遺囑教用僧道則如何曰便是難處或曰也可以不

用否曰人子之心有所不忍這事須子細商量胡泳

或問設如母卒父在父要循俗制喪服用僧道火化則如何曰公如何曰只得不從曰其他都是皮毛外事若決如此做從之也無妨若火化則不可泳曰火化則是殘父母之遺骸曰此話若將與喪服浮屠一道說便是未識輕重在胡泳

因說地理曰陳先生亦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却只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道理故意不理會尤不是僩

顯道問服制曰唐時添那服制添得也有差異處且如親叔伯是期堂叔須是大功乃便降爲小功不知是怎生地義剛

或問哀慕之情易得間斷如何曰此如何問得人孝子喪親哀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豈待抑勒亦豈待問人只是時時思慕自哀感所以說祭思敬喪思哀只是思著自是敬自是哀若是不哀別人如何抑勒得他因舉宰我問三年之喪云云曰女安則爲之聖人也只得如此說不當抑勒他教他須用哀只是從心上說教他自感悟僩錄略

問居喪以來惟看喪禮不欲讀他書恐妨哀然又覺精神元自荒迷更專一用心去考索制度名物愈覺枯燥今欲讀語孟不知如何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廢業業是簨簴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古人禮樂不去身惟居喪然

後廢樂故喪復常讀樂章周禮司業者亦司樂也

叔器問今之墨衰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有出入治事則只得服之喪服四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蓋惟天子諸侯始得全伸其禮庶人皆是自執事不得伸其禮 淳

喪妻者木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婦須作婦名翁主之卒哭即祔更立木主於靈坐朝夕奠就之三年除之 揚

問喪三年不祭曰程先生謂今人居喪都不能如古禮却於祭祀祖先獨以古禮不行恐不得橫渠曰如此則是不以禮祀

其親也某嘗謂如今人居喪時行三二分居喪底道理則亦當行三二分祭先底禮數

問三年喪中得做祭文祭故舊否曰古人全不弔祭今不奈何胡籍溪言只散句做不押韻揚

問今弔者用橫烏如何曰此正與羔裘玄冠不以弔相反亦不知起於何時想見當官者既不欲易服去弔人故杜撰成個禮數若閒居時只當易服用凉衫廣

雜儀

唐人法服猶施之朝廷今日惟祭祀不得已乃用不復施之朝廷矣且如今之冕蹉峨而不安於首古者佩玉右徵角左宮

羽今必不然方子

古人戴冠郭林宗時戴巾溫公幅巾是其類也古人衣冠大率如今之道士道士以冠為禮不戴巾婦人環髻今之特髻是其意也不戴冠楊

問看禮中說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此則古人女子拜亦伏地也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問范質之姪杲古者女子拜如何他遂舉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以為古婦女皆伏拜自則天欲為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今看來此說不然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處云直身長跪若拜時亦只低手祗揖便是肅拜故禮肅拜注云肅俯手

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姑答婦拜者蓋古坐時只跪坐在地拜時亦容易又不曾相對拜各有鄉當答拜亦然大祝九拜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空手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拜也奇拜一拜襃拜再拜襃讀爲報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傳云介者不拜敢肅使者是也 賀孫

古人屋無廊廡三公露立於槐下九卿露立於棘下當其朝會有雨則止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 淳

古者天子見羣臣有禮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然

後泛揖百官所謂天揖同姓之類有許多等級。義剛

問左右必竟孰爲尊曰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史中有言曰朝廷無出其右者則是右爲尊也到後來又却以左爲尊而老子有曰上將軍處右而偏將軍處左喪事尚右兵凶器也故以喪禮處之如此則吉事尚左矣漢初豈習於戰國與暴秦之所爲乎。廣

因論戟古人戰爭出入部從用之今只置之於門唐時私家得用戟如官幾品得幾戟。燾

樂論

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鍾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也。升卿

律管只吹得中聲爲定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盎緩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爲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勗造於晉武帝時即有五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長笑云如此議論又却似在樂不在德也 德明

十二律自黃鍾而生黃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若定得黃鍾是便入得樂都是這裏纔差了些子其他都差只是寸難定所以易差 道夫

樂律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太陰陽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太蔟爲陽夾鍾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 闕祖

絲尚宮竹尚羽竹聲大故以羽聲濟之絲聲細故以宮聲濟之 庚

南北之亂中華雅樂中絕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祇婆蘇祇婆乃自西域傳來故知律呂乃天地自然之聲氣非人之所能爲譯請用旋宮何妥恥其不能遂止用黃鍾一均因言佛與吾道不合者葢道乃無形之物所以有差至如樂律則有數器所以合也 闕祖

自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考唐以後都無可考如杜佑通典所算分數極精但通典用十分爲寸作算法頗難算蔡季通只以九分算本朝范馬諸公非惟不識古制自是於唐制亦不曾詳看通典又不是隱僻底書不知當時諸公何故皆不看只如沈存中博覽筆談所考器數甚精亦不曾看此使甚見此則所論過於范馬遠甚呂伯恭不喜筆談以爲皆是亂說某與言未可恁地說恐老兄欺他未得在只是他做人不甚好耳因令將五音十二律寫作圖子云且須曉得這箇其他却又商量道夫

仁宗以胡安定阮逸樂書令天下名山藏之意思甚好道夫

今朝廷樂章長短句者如六州歌頭皆是俗樂鼓吹之曲四言詩乃大樂中曲本朝樂章會要國史中只有數人做得好如王荆公做得全似毛詩甚好其他有全做不成文章橫渠言學古樂府做辭拘强不似亦多錯字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升卿

朱子卷十終